

變性者電影《我就是我》：男變女的性別 認同與變性慾望

趙庭輝*

收件日期 2020 年 05 月 19 日

接受日期 2020 年 10 月 21 日

摘要

改編自小說的《我就是我》是英國電影史上第一部男變女變性者電影。以目前有關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的理論概念以及研究成果作為論述基礎，運用文本分析方法進行解讀與詮釋。這部電影在早期資訊匱乏的時代裡，就已經「預見」男變女變性者現身前後試圖融入現實社會必須面臨的各種難題。作為再現機制的電影，描繪男變女變性者的生命事件與變性旅程，細膩地貼近她們的真實經驗講述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並明確提出她們遭遇的各種難題編織組織文本肌理。《我就是我》建立二十二個難題，並以它們為基礎推展故事情節，形成男變女變性者電影敘事的特殊性。

關鍵詞：變性者電影、《我就是我》、男變女、性別認同、變性慾望



* 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副教授

壹、前言

改編自英國小說家 Geoff Brown 同名小說的《我就是我》(*I want what i want*, 1972),¹是英國電影史上第一部男變女變性者劇情片,原著小說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男變女變性者為題材的文學作品。這部電影是由英國導演 John Dexter 執導,並由 Twickenham Film Studios 這家小型的英國獨立製片公司拍攝、製作與發行。描繪已經成年的 Roy/Wendy 因為性別不安的困擾突然現身(emergence),²卻受到爸爸語言霸凌與肢體暴力離家出走,並改名為 Wendy Ross 在外租屋生活。當她踏上變性旅程(transsexual trip)以女性服飾裝扮試圖融入現實社會時,³卻在真實生活經驗(RLE)裡面臨許多男變女變性者都會遭遇的難題。甚至即使經濟拮据仍然想要進行變性手術,然而受到整型外科醫師以嚴苛醫療標準的審查無法完成心願。雖然因為自殘性器官而突然變性成功的她遺世獨立、動向未知,但是最終得到英國官方認證許可的女性身分。⁴這部電影原本想要啟用生理男性演員飾演 Roy/Wendy,然而聲音低沉的生理女性演員 Anne Heywood 卻答應演出這個角色,意在直接承認她的女性身體,並相當貼近男變女變性者的現實生活。

本身是男變女變性者的加拿大小說收藏家 Willow Arune (2013),曾經尋找這部小說作者多年,目的是想要瞭解他當時如何能夠這麼深刻地描繪男變女變性者的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以及他是否也是男變女變性者。知名度甚低、只有寫過兩部小說的 Brown 在 1966 年出版世界上第一部以男變女變性者為題材的文學作品,確實在當年帶來不少衝擊,因為變性治療或變性手術的書籍、自傳或醫學研究等相關論述還沒有出現,即使當時英國已經有極為少數的變性者。Brown 終生住在約克郡的海邊小鎮,當 Arune 千辛萬苦找到他時,發現他竟然是一個已婚而且沒有變性的異性戀男性。然而他究竟是透過哪些資訊、又怎麼能夠構思如此真實的男變女變性者世界,由於作者缺乏詳盡說

¹ 這部影片在臺灣並沒有正式中文譯名,《我就是我》是本文透過直譯方式暫譯的片名,只有在英國、美國、愛爾蘭、荷蘭與芬蘭放映,片源下載自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oePTH_X3M, 2017 年 6 月 8 日瀏覽。

² 即使意義相當接近,然而在跨性別者或變性者的詞彙中,「現身」(emergence)遠比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的「出櫃」(coming out)更為合用。引自 Lev, A. I. (2004). *Glossary. Transgender emergence: Therapeutic guidelines for working with gender-variant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p. 396). London: Routledge.按照 Lev 的說法,跨性別者與變性者不像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那麼容易隱藏起來,因為他們並不一定需要透過服飾裝扮更換表達自己的性傾向。然而跨性別者與變性者必須藉由服飾裝扮的更換,讓別人慢慢發現其由內而外的改變,逐步確認自己的性別認同,並讓其他人知道的漸進過程。

³ 目前在英文語彙裡,無論在跨性別研究、變性者研究或日常生活實踐中,都已經使用「ze」取代「she」、也使用「hir」取代「her」,稱呼男跨女的跨性別者或男變女的變性者。由於在中文語言系統裡尚未出現這些新語彙,而是普遍使用中譯英的代名詞「ta」。只是本文探討的 Wendy 在影片中已經完成變性,因此直接以女性代名詞稱呼為「她」。

⁴ 本片是以 Wendy 得到英國護照證明她已經從男性轉變成女性,因為英國在 1952 年就取消身分證制度,所以出生證明、護照與駕照是能夠證明性別身分主要的三種文件。<https://kknews.cc/zh-tw/history/kmgrynq.html>, 2019 年 12 月 14 日瀏覽。

明，因此對 Arune 而言最終還是一個謎團。另外，Brown 並沒有參與小說改編電影的劇本寫作，終生也從未看過這部電影。⁵

事實上，Arune 的疑問與沒有得到答案的謎團也是本文深感興趣的所在之處。這部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早期電影，最為珍貴的是在資訊匱乏的時代裡，已經「預見」(foresees) 男變女變性者現身前後必須面臨的「難題」，而這些難題也成為日後有關變性者研究的主要「議題」。以變性者電影研究而言，究竟應該從哪些角度切入，針對這部早期電影進行解讀與詮釋比較合適，是相當棘手的問題，或許藉由目前的相關理論概念與研究成果作為論述基礎是最具有可行性的。本文試圖詢問究竟《我就是我》如何在故事情節裡描繪男變女變性者的生命事件與變性旅程，並細膩地貼近男變女變性者的真實經驗？而電影在文本再現過程中又是如何講述男變女變性者的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同時明確提出男變女變性者遭遇的各種難題？

本文的研究興趣在於揭開作為再現機制的電影，如何編織男變女變性者的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的文本肌理，藉以形塑本身的敘事形式。因此透過目前的相關理論概念與研究成果作為論述基礎，嘗試回答前述的各項提問。首先，論辯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的概念意義與研究成果。接著，運用這些論述基礎以文本分析方法解讀與詮釋《我就是我》在敘事形式裡提出的各種難題。最後，對於研究結果進行討論。這部英國電影史上第一部男變女變性者劇情片，不僅在電影史上深具意義，而且也為男變女變性者的銀幕書寫提供重要的參考架構。

貳、男變女變性者的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

根據 Stewart and Harmer (1995) 的說法，性別不安是用以描述變性慾望的醫療學術名詞，或是存有於「錯誤」性別的感覺 (p. 101)。因此，變性慾望就是指一個人被困在「錯誤」生理性別身體中的感覺，而這個感覺開始真正受到大眾的注意，是因為 1950 年代興起的變性手術。變性者以不同的方式回應這個感覺，將它納入每天生活的性別角色裡，藉由易裝允許他們以真正認同的性別在現實社會行動，一直到經過長久時間之後進行變性手術為止 (p. 256)。而變性手術則是醫學上對性別轉變的委婉說法，手術進行之前必須有一段服用荷爾蒙的時間。男變女變性者可能會導致身體脂肪的重整與乳房的生長，身體毛髮也可能必須藉由雷射手術的過程去除，通常需要 200 次才能完成。然後進行生殖器官手術，移除陰莖與睪丸，並以取自陰囊皮或陰莖皮的皮膚建造陰道 (p. 101)。

男變女變性者會有變性慾望，完全與她心理上感覺自己是女性的性別認同有關。繼承 Jacques Lacan 精神分析理論的 Millot (1983) 與 Shepherdson (2006) 試圖突破有關變性慾望生理本質論

⁵ Arune, W. (2013). The hunt for geoff brown: Author of I want what i want. Transgender forum. <https://tgforum.com/the-hunt-for-geoff-brown-author-of-i-want-what-i-want/>, 2019 年 8 月 10 日瀏覽。

(biological essentialism) 與社會建構論 (social constructionism) 無意義的辯論。Shepherdson (2006) 在提及變性評估 (transsexual assessment) 時曾經援引 Millot (1983: 14) 的說法，強調已經通過變性評估的準候選人接受的初步面試，是按照強化最順從的性別刻板印象的標準加以組織。在經過荷爾蒙治療之後，男變女變性者必須「像一個女人」一樣生活（無論這意味著什麼），為要證明（並測試她自己）這個認同是否真正「符合」(fits) 像是醫師、精神科醫師、內分泌學家與她們諮詢的整型外科醫師，衡量變性者的角色整合符合女性氣質。醫療專家與男變女變性者一起建構女性氣質的尺度，並衡量測試結果。進行變性手術的許可取決於這些測試結果，這也使得變性者為她們未來的角色進行訓練 (p. 96)。

然而 Lurkhur (2010) 卻回歸 Sigmund Freud 的精神分析論證指出，從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晚期家庭關係的觀點來看，男變女變性者遠比女變男變性者擁有特權 (privileging) 的經驗。這個奠基於核心家庭的模式，以女人負責照顧孩子的責任，強化母親與孩子的連結，並成為孩子性別認同的核心特徵。與女性變性慾望比較起來，這個連結的存在提供一種男性變性慾望更為相關的解釋。他援引 Stoller (1968: 263-268) 的觀點論稱，因為打破男孩固有的困難在於必須從母親的女性氣質出走為要發展自己的陽性認同 (masculine identity)，所以他們很容易比女孩更傾向於成為變性者 (p. 225)。

Lurkhur (2010) 繼續援引 Prosser (1998: 101) 的觀點指出，儘管變性者最終轉向變性手術，無論如何，他並沒有討論醫師與變性者之間的權力動態關係。為要得到進行變性手術的資格，變性者必須編輯 (edit) 他們的病史以符合醫師的期望。他論證這個規則反映在絕大多數變性者自傳分享的敘事軌跡中。這些作品通常從痛苦與困惑轉變為自我發現，並最終以變性手術的形式解決困擾。而 Prosser (1998: 107) 則是認為這些自傳會有相似之處的原因在於，它們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可以滿足醫師對變性者感覺的期望。另外，無法遵守醫療機構提出模式的變性者，通常會被拒絕進行手術 (p. 225)。

根據 Lurkhur (2010) 的說法，這個模式源自於 Benjamin (1966) 的《變性現象》(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 一書。Benjamin (1966: 19) 主要診斷類屬是 (男性) 變性者希望移除自己的睪丸與陰莖，他論證真正的變性者會發現自己的性器官令人覺得噁心。因此，Benjamin 的模式認為男變女變性者明確地拒絕她們出生的身體 (p. 226)。而 Benjamin (1966: 113-114) 認為，變性者對自己出生的性器官感到厭惡的判準，是醫療機構嘗試進行變性手術的一部分。Benjamin 列出許可男變女變性者進行手術的四個動機：女人與男人發生性關係的異性戀情慾；儘管事實是親密或性關係不太可能發生，然而還是希望生活在自己偏好的性別中；害怕因為冒充女人而被曝光或逮捕；以及具有女性體質基因的原生男性，渴望結束因為外表導致被騷擾的願望 (p. 227)。所以 Lurkhur (2010) 強調，前兩個動機是將男變女變性者的性慾望控制在異性戀規範的框架之內。第一個動機清楚地表

明，被承認的情慾唯一形式是男變女變性者必須成為異性戀女人。而第二個動機則是男變女變性者可能永遠無法實現異性戀的親密關係，因此盡可能地移除與拉開她們性慾望的威脅與距離(p. 227)。

當變性者向家庭成員現身表達他們的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並希望接受變性手術轉變原生性別時，會因為是否得到支持而影響家庭關係。Erich, et al. (2008) 在研究變性者與家庭關係聯結時強調，自我尊重 (self-esteem) 與生活滿意 (life satisfaction) 是兩個非常重要的指標。他們對於變性者認同與表現的瞭解，即變性者是不認同他們的出生性別 (birth sex) 與被編派性別 (assigned gender) 的人。變性者希望透過變性手術與荷爾蒙治療，改變出生性別的生殖器官以符合他們心理認同的性別 (p. 420)。

Erich, et al. (2008) 接著討論變性者的家庭關係，無論是原生或目前的家庭系統，包括父母、兄弟姐妹、親密伴侶、兒女與親戚，這些家庭支持網絡都會對變性者帶來挫折與無助。而變性者的現身過程，更是影響家庭關係的品質 (pp. 420-421)。Erich, et al. (2008) 指出，遭到歧視很明顯地影響變性者生活的所有層面，包括家庭關係在內。他們認為變性者面臨被殺、藥癮與酗酒等許多難題，同時也有自殺念頭。而青年時期的變性者遠比成人時期的變性者，遭遇更多來自同儕與成人的肢體暴力 (p. 421)。Erich, et al. (2008) 發現，如果變性者得到兒女、兄弟姐妹與父母的支持，那麼他們的自我尊重與生活滿意也愈好 (p. 428)。

然而一旦變性者現身並展開變性旅程之後，身體的生理性徵和社會的性別表現必須完全一致，才能達成他們心理認同對立性別的身心平衡。如同 Coolhart, et al. (2008) 援引 Lev (2004: 400) 的觀點指出，「一個變性者是某些『相信他們的生理身體沒有再現他們真實的性別』的人。」Coolhart, et al. (2008) 認為，變性者經常相信他們被編派的性別 (assigned sex) 與相應性別 (corresponding gender) 是不正確的，而想要採取步驟以他們內在地 (internally) 感覺的性別，外在地 (externally) 呈現他們自己。這些步驟可能包括採用服飾裝扮與言行舉止、荷爾蒙治療，以及身體手術改造，伴隨著轉變 (或擁有其他感知) 成為他們認同那個性別的慾望 (p. 303)。

除了社會的性別表現受到異性戀父權體制性別刻板印象規訓之外，與女變男變性者比較起來，男變女變性者似乎更不容易克服男女生理結構差異的身體性徵。她們突出的喉結與低沉的嗓音，往往暴露出是原生男性的主要破綻。Neumann, et al. (2002) 在研究男變女變性者進行美聲手術 (operative voice pitch) 時指出，雖然德國很早就對第一性徵性器官的轉形手術，試著發展出標準化的過程並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但是有關男變女變性者完成性認同 (sexual identity) 的第二性徵喉結與嗓音功能仍舊是主要的障礙。原因是她們不像女變男變性者，荷爾蒙治療在改變嗓音的音頻上並沒有任何影響，而只有倚賴語言治療 (speech therapy) 也無法產生令人滿意的結果。在每天生活中，男變女變性者即使外表已經變成女人並擁有合法地位，然而因為她們的嗓音關係卻經常持續

地被認為是一個男人。因此在融入社會的過程中產生許多問題，也導致男變女變性者因為內在衝突而需要長期接受心理治療（p. 209）。

Neumann, et al. (2002) 認為透過美聲手術可以提高男變女變性者的音頻，並讓音頻產生一種持續保持在高音的結果（p. 210）。他們的臨床治療發現，大約九成男變女變性者在切除喉結與進行美聲手術之後，嗓音都能夠維持在接近一般原生女性的高度（pp. 211-213）。Neumann, et al. (2002) 總結指出，在 1970 年代後期，因為遭到男性嗓音痛苦的許多男變女變性者，受惠於發展得更為完善的美聲手術。很清楚地，保守的荷爾蒙治療或語言治療過程是不足的，一點都無法單獨帶來成功的或最好的效果（p. 213）。

當男變女變性者試圖融入現實社會時，面臨的其他難題還包括工作權與使用女性洗手間的困境。Berry, et al. (2003) 在研究男變女變性者遭到工作地點歧視甚至解雇時，提到一個 1980 年美國相當有名的個案。Audra Sommer 是尚未完成手術的男變女變性者，雖然她心理認同自己是女性，但是在法律上仍舊是生理男性。她被解雇的重要原因是拒絕使用工作地點的男性洗手間，而法官認定她的生理男性身體並不符合 1964 年公民權法案第二條的保障。因為「性別」(sex) 這個詞彙意味非男即女，擁有變性慾望的變性者無法受到這個法案的保護（pp. 229-230）。

這種情況與英國非常類似。Green (2010) 進行英國與美國的變性者在工作權、醫學治療與公民地位的法律權利比較研究時指出，英國在 1975 年就已經制訂性別歧視法案 (Sex Discrimination Act)，不僅給予變性者應有的性別平等權利，而且也是歐洲第一個通過類似法案的國家。同時這個法案在經過修正之後於 1994 年延伸成為就業保護法 (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保障變性者的工作權，並在 1996 年通過變性者可以藉由全民健康保險 (NHS) 得到免費的變性手術（pp. 153-154）。更是在 2004 年實施性別承認法案 (Gender Recognition Act)，允許變性者變更出生證明的性別登記，永遠地以新的性別身分生活。即使是醫學治療原因而尚未完成手術，仍然可以通過變更出生證明性別登記的要求。變更出生證明性別登記的變性者，能夠與其他性別的人結婚並被視為異性戀婚姻關係（p. 156）。嚴格說來，2004 年之前英國的變性者根本很難得到合適工作機會的可能。

參、《我就是我》文本分析的解讀與詮釋

本片一開始就直接具體呈現 Roy 的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在公共領域中的她看著女性的服飾裝扮、觀看女性服飾店的櫥窗擺設，更望著身穿連身短洋裝女性的背影，顯示她在心理上固著的性別認同。而在私人領域中姐姐 Shirley 對自稱「Wendy」的她無法接受，爸爸表示「有時真的很難瞭解她」、而姐姐則是提到「她很討厭軍隊」，因此爸爸與姐姐早已察覺 Roy「異常」的女性氣質。

她唯一一次在房內面對化妝鏡穿著襯衫並繫上女性絲巾，將深具衝突性的男女視覺元素與性別符號連結在一起，陰陽同體的混搭成為她藉由外在表現自己內在性別認同的策略，強調她躲在暗櫃裡潛藏的變性慾望。

而她來到姐姐家當臨時保姆時則是展開冒險，輕輕地摸著擺在床上的雪紡紗長洋裝與衣櫃中的絲質貼身衣物，也將鞋櫃上後面鏤空高跟鞋拿下來，突然以為姐姐回來而受到驚嚇，然後坐在化妝鏡前看著與撫摸女性化妝品，再次顯示她固著的性別認同與潛藏的變性慾望。我們可以發現她無論是帶著羨慕的眼光看著公共領域女性的服飾裝扮、在私人領域的言行舉止，以及進入姐姐臥房展開冒險，都必須非常謹慎地壓抑自己以免被人察覺而造成不曉得如何應付的窘境。這是尚未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她們在工作的公共領域與家庭的私人領域中，都必須隱藏自己的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因此無法輕鬆自在地表現真實的自我。

讓 Roy 決定現身的關鍵是不滿爸爸以開派對名義為她介紹女友，其實是爸爸為自己鋪設的性愛之旅。爸爸在宴席上揶揄諷刺「在我這一生中，我從來沒有見過 Roy 在餐桌上跟一個女性聊得這麼愉快」使得她相當困窘，而這個年輕女性也在女性聚集的房間中讚美她非常「甜」(sweet)。與女性聊得很愉快、以及「甜」這個形容女性氣質的用語，都指涉她扞格不入地處在異性戀父權體制女性文化場域。英國的傳統派對讓男女相鄰而坐以便交友並在餐會結束之後分開談話，在爸爸主導談話議題的男性場合裡，沒有吸雪茄的她孤獨地坐在餐桌角落無法參與談話，則是指涉她拒絕融入異性戀父權體制男性文化場域，強調她跨越在二元對立性別空間的無奈。因此尚未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面臨的第二個難題，就是隱藏自己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的她們在社交場合中，只能詭異地閃躲在女性文化場域，並自知之明地拒絕融入男性文化場域。

整個情節發展急轉直下是爸爸與女友即將發生性關係時，Roy 戴著褐色假髮，擦著誇張的寶藍色眼影，並穿著媽媽的女性服飾裝扮，勇敢在爸爸面前現身。誇張的寶藍色眼影在本片裡是她一直維持的特殊妝容，可以視為男變女變性者轉變過程 (transition) 中的視覺符號。當她自殘性器官而突然變性成功之後立即消失，顯示她已經真正變成女性。原本就無法接受她女性氣質的爸爸，生氣地施展語言霸凌與肢體暴力。在這個長達 6 分鐘的段落中，他大聲咆哮汗辱 Roy 並指稱她是「瘋狂的怪物」、「女孩」、「要像一個男人」、「什麼東西」、「沒有自尊」、「噁心」、「同性戀者」，以及「兒子女人」(son woman)。他也揮拳毆打使得她鼻青臉腫、遍體鱗傷。心意已決的她顯得異常冷靜，爸爸反覆質問與無法理解她為什麼會打扮成女生模樣，也非常生氣從未知情與究竟已經持續多久時間。她的兩次回答簡單明瞭：「終其一生」(all my life)，並強調「已經試過」當男人，然而還是堅定自己「感覺是一個女人」。她甚至說：「上帝以祂的形象造男人，我必須釀造 (brew) 它。」一直到爸爸無話可說時，她竟然反過來質問：「為什麼你一定要打媽媽？」

首先，當 Roy 向家庭成員現身表達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時，如同 Erich, et al. (2008) 指出，爸爸與姐姐的家庭支持網絡，都會對她帶來挫折與無助 (pp. 420-421)。而處於青年時期的她遠比其他成人變性者遭遇更多的歧視，而且也受到來自爸爸的肢體暴力 (p. 421)。如果她能夠得到爸爸與姐姐的支持，那麼自我尊重與生活滿意也愈好 (p. 428)。雖然事後知情的姐姐以「無憂無慮」、「沒有做錯任何事」、「一個黏人的男人」同情弟弟，但是 Roy 卻遭遇爸爸歧視並受到語言霸凌與肢體暴力。具體呈現男變女變性者在現身時面臨的第三個難題，就是她們試圖在私人領域中公開隱藏已久的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時，必定引起家庭成員震驚並拒絕接受，也完全無法被他們瞭解與支持，因此喪失自我尊重與生活滿意。

接著，Roy 篤定與堅強地回答爸爸的所有質疑，完全確認自己固著的性別認同與釋放隱藏的變性慾望。她的性別不安是 Stewart and Harmer (1995) 指稱存有於「錯誤」性別的感覺 (p. 101)，而她的變性慾望也是將這種感覺納入性別角色，藉由易裝在現實社會行動回應這種感覺，一直到進行變性手術為止 (p. 256)。被困在錯誤男性身體牢籠中的她堅定感覺自己是一個女人，期待透過變性手術釀造自己的身體，並終其一生以女性服飾裝扮的社會性別表現生活。使得男變女變性者在現身時面臨的第四個難題，就是她們再也無法忍受身體與心理感覺不一致的煎熬與痛苦，希望透過手術達成性別轉變的變性慾望，以符合自己真正的性別認同。然而這種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是所謂的「正常」人永遠都無法瞭解與接受，特別是看著她們長大成人、朝夕相處的家庭成員，更是難以想像這種突如其來的改變。

最後，Roy 竟然反過來質問爸爸「為什麼你一定要打媽媽」，則是衍生出她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的弦外之音。如同 Lurkhour (2010) 援引 Stoller (1968) 的觀點指出，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晚期奠基於核心家庭的家庭關係模式，使得她很難從母親的女性氣質出走發展出自己的陽性認同而成為變性者 (p. 225)。或許這個論證有待商榷，然而在某種程度上卻可以詮釋她與母親的緊密連結和認同母親的女性位置。她對爸爸的質問與日後離家出走都一直帶著媽媽的照片，就是基進地反擊異性戀父權體制的「厭女情結」與「恐跨症」。由於她的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完全抵觸這個體制根深柢固的性規範與性別類屬，因此她必須徹底地與它建構的家庭系統決裂並孤單地踏上變性旅程。說明男變女變性者在現身時面臨的第五個難題，就是擁有男性身體的她們認同母親的女性位置，卻被異性戀父權體制拒絕與接受，導致她們終其一生都要與這個頑固僵化的二元對立性別意識型態奮戰到底。

Roy 終於離家出走並正式地踏上變性旅程，以男性身分暫時找到住處而第一次擁有自由的空間與屬於自己的女性服飾裝扮。她參考海報圖樣修剪指甲，墊高鞋子學習女性走路的儀態，面對鏡子梳成瀏海並塗上橘紅色唇膏、寶藍色眼影、橘紅色指甲油與黏上假睫毛。雖然她在當年資訊匱乏、無師自通的情況下，學習女性的走路儀態與化妝技巧顯得相當笨拙，但是仍舊非常努力地不斷練

習。這是男變女變性者在現身時面臨的第六個難題，就是從來沒有女性生活經驗的她們，必須透過自己的體會而重新學習心理認同的另一個性別的社會性別表現，即使這種陌生感未來會因為日益熟練而顯得更為自然。

當她準備開始進行眼妝練習時，剛好女房東敲門，她趕快以後背擋住半開的門不讓後者進來。原來是對方送來郵購的女性貼身衣物，她透過半掩的門將東西接過來並立即以後背關上門，因為絕對不能讓女房東知道自己的秘密。具體呈現男變女變性者在現身時面臨的第七個難題，就是想要以女性身分融入現實社會之際，由於無法提出有效的性別證明文件，因此必須不斷地隱藏原本生理男性的事實，無法在公共領域裡輕鬆自在地像一個真正的人那樣生活。

她試穿睡衣與胸罩時，突然出現身著西裝 Roy 的幻象，而現在的她則是對「他」說：「Roy，這是『你』死亡的方式。」她因為沒有乳房與技巧不對而吃力地扣住米白色胸罩並套上米白色絲質短睡衣，接著穿上黑色透明大腿絲襪與伸手撫摸絲襪中的大腿、後面鏤空的黑色高跟鞋，雙腳併攏翹起秀氣的二郎腿。洋溢幸福笑容的她看著鏡中的自己說：「Hello, Wendy.」，這是她早就為自己取好的女性名字。然後穿上桃紅色絲質長洋裝，輕輕地梳著柔順的中長髮，並將所有女性衣物收好裝在行李箱中。

換穿寶藍色、橘紅點花長洋裝的她，繫上寶藍色絲巾掩飾喉結。穿著高領洋裝或繫上絲巾是她在本片裡一直維持的隱藏策略，也可以視為男變女變性者轉變過程中的視覺符號。因為男變女變性者突出的喉結與低沉的嗓音，往往暴露出她們是原生男性身體生理性徵的主要破綻。即使她完成變性手術，還是如同 Neumann, et al. (2002) 指出，第二性徵的喉結與嗓音功能仍舊是她主要的障礙 (p.209)。因此男變女變性者現身時面臨的第八個難題，就是想盡辦法隱藏原生男性身體生理性徵的主要破綻，並透過服飾裝扮的更換讓自己的社會性別表現接近生理女性的模樣，而這些都是相當高難度的技巧。

她看著鏡子說：「Wendy Ross.」，變更姓氏顯示自己徹底地與原生家庭完全分離的決心。這是男變女變性者展開變性旅程時，對於異性戀父權體制最為激烈與基進的反叛。她穿上卡其色風衣、戴著卡其色毛帽說：「妳要記得，妳的名字是 Wendy Ross，妳的母親跟著我一起死了。」背上橘紅色的側背包、戴著淺灰色的毛手套離開，並將過去的男性衣物全部留在租賃的房間內，也顯示她徹底地與出生性別完全分離的決心。如同 Coolhart, et al. (2008) 指出，她相信自己被編派的性別與相應性別是不正確的，而想要採取步驟以內在地感覺的性別來外在地呈現自己 (p. 303)。藉由服飾裝扮更換與言行舉止模仿的她，自動自發準備在公共領域現身實踐真實生活經驗，並沒有醫療機構介入。

從此以後完全女性服飾裝扮的 Wendy 在公共領域中現身，試圖以女性身分融入現實社會。然而她小心翼翼地看著送牛奶的年輕男性，不斷地環顧四周的行人，相當害怕別人認出她是原生男

性。因為這是男變女變性者在真實生活經驗中，是否能夠成功通過（*successfully passing*）轉變過程的關鍵。有男性工人對她吹口哨，她也被逃跑的男性撞到扭傷手腕。當男性警察連續兩次問她：「妳還好嗎？小姐」時，處在焦慮狀態並受到驚嚇的她，似乎對於「小姐」這個稱呼一時之間還無法適應，只能向警察表示沒事。

她進到下午茶店，老闆娘斜眼看她刻意地使用女性語言打招呼，她以沙啞的聲音詢問是否有起司或三明治。老闆娘再刻意地提高音調說沒有起司，同時勸她要注意聲音並拿出喉糖給她，又斜眼地緊盯著她離開，相當懷疑她的性別身分。雖然她似乎在視覺上成功通過轉變過程，但是低沉的嗓音還是暴露出原生男性身體的生理性徵。除非天賦異稟聲線夠細，男變女變性者無論是接受荷爾蒙治療與變性手術，仍然無法解決嗓音的破綻。如同 Neumann, et al. (2002) 指出，即使她們的外表已經變成女人，只是很難改變音頻經常被認為是男人而很難融入現實社會 (p. 209)。然而如果切除喉結與進行美聲手術，嗓音都能夠接近原生女性的高度 (pp. 211-213)。使得完全沒有接受治療與進行手術的她，在聽覺上無法成功通過轉變過程。說明男變女變性者在現身時面臨的第九個難題，就是即使想盡辦法隱藏原生男性身體生理性徵的主要破綻，並透過服飾裝扮的更換讓自己的社會性別表現接近生理女性的模樣，然而她們的低沉嗓音卻隨時隨地都在提醒自己與別人，她們並不是真正的女性，而是不折不扣的男人。

在買完報紙並撕下她要的部分之後，Wendy 因為究竟要上男生或女生洗手間而躊躇不安。對於處在轉變過程真實生活經驗中的男變女變性者而言，完全要倚賴自己的勇氣挑戰二元對立的性別系統。為要閃躲年輕男性的搭訕她直接走向女生洗手間，原因在於藉由他們確認自己外表上是女性。有趣的是，即使只是照照鏡子並沒有真正上洗手間，她竟然順利過關，並以沙啞的嗓音跟一個女性談話。這個充滿弔詭的生命事件，否認嗓音是辨別性別身分的關鍵標準。在現實社會裡難道沒有聲音低沉沙啞的女性？難道沒有聲音高昂清晰的男性？嗓音在辨認性別身分的社交談話中固然重要，但是它似乎也隨著像是 Wendy 這樣女性化的服飾裝扮與行為舉止而被暫時地忽略。

當我們只有從服飾裝扮與舉止儀態看到某個人而不知道其原生性別時，究竟是視覺或聽覺決定我們辨認性別身分的基礎？如同 Berry, et al. (2003) 提到美國一個尚未進行手術的男變女變性者，因為拒絕使用工作地點的男性洗手間而被解雇，法官認定她沒有轉變的男性身體並不符合公民權法案第二條的保障 (pp. 229-230)。這個真實個案顯示由於僱主與同事知道她的原生性別，因此使用女性洗手間的要求才會被拒絕。說明男變女變性者現身時面臨的第十個難題，就是必須在視覺上讓自己的社會性別表現接近生理女性的模樣，並在聽覺上盡可能地保持沉默，使得別人無法辨認她的原生性別，才有輕鬆自在使用女性洗手間的機會。然而一旦她們的原生性別被別人知道，那麼幾乎還是會被拒絕，這是一個相當殘酷無情的事實。

即使 Wendy 租賃讓她相當滿意的套房，只是當女房東要求出示身分證明時，她結結巴巴地說沒有帶在身上希望延後再給。而在簽約時則是被詢問背景，她回答來自 Cornwall 而媽媽「剛剛」過世，目前倚賴媽媽留下的遺產生活。雖然她尚未進入醫療機構進行變性手術評估，但是卻如同 Lurkhur (2010) 援引 Prosser (1998) 的觀點指出，為要得到進行變性手術的資格，變性者必須「編輯」病史以符合醫師的期望 (p. 225)。同樣地，為要融入現實社會並取得女房東的信任，她已經開始在變性旅程中「編輯」新的生命事件。事實上，除了倚賴媽媽留下的遺產生活是真的之外，其他的說法可能都是矇騙。因此男變女變性者現身時面臨的第十一個難題，就是必須想盡辦法隱藏身分證明，並為自己編輯新的生命事件，使得矇騙成為她們融入現實社會的生存策略，期待不著痕跡地被別人認為是真正的女性。

Wendy 讀著 Simone de Beauvoir 的《第二性》英譯本而深受啟發，更加確認原本固著的性別認同。隔壁女房客 June 邀請她喝咖啡，並讚美她的穿著打扮「很漂亮」。這種邀請與讚美是女性之間建立親密友誼的社交方式，說明她是被當成女性對待。她以非常正式的服飾裝扮進入 June 的私密空間，然而後者卻是穿著簡單的家居服，形成強烈的二元對比。這是男變女變性者害怕一旦穿著打扮不像女生就會暴露男性身分，只是 June 沒有這種顧忌。她們倆聊起彼此的媽媽與愛情經驗，然而這些女性話題卻因為她詢問 June 自己看起來像不像女生而顯得相當尷尬，即使她得到肯定的答案，反而引起對方的懷疑。因此男變女變性者現身時面臨的第十二個難題，就是必須想盡辦法讓自己的服飾裝扮與言行舉止和生理女性的社會性別表現相符，並在與生理女性建立親密友誼時具有充分掌握女性話題的能力。然而她們卻還是隨時隨地生活在可能暴露男性身分的恐懼不安中，完全無法真正表現真實自我。

她不僅遭到生理女性的懷疑，而且也無法以女性身分真正融入現實社會男女共處的社交場合；她接受女房東周末午餐派對的邀請，並穿著米黃色相間長洋裝與純白色高跟鞋赴約。即使在花園裡舉辦的派對有許多男女一起吃飯聊天，然而她卻始終優雅地與一個女性說話並不太理會男性。僅僅讚美喜歡她的 Frank：「你看起來非常強壯，而且也很敏感」，只是得意忘形的後者帶著戲謔態度意外地說出不得體的話，引起有人質疑她的真實身分，讓她飽受男女嘲笑而生氣地回到房間。幾乎精神崩潰的她告訴自己繼續「保持冷靜」，而聲軌出現她的內心獨白：「妳是什麼？很確定妳並不是妳自己，也不是歷史中認定的女人。」她質疑原本固著的性別認同，愈來愈感到身心不一致的焦慮讓她回到最具有本質性的提問。因此男變女變性者現身時面臨的第十三個難題，就是無論她們的服飾裝扮與言行舉止如何地接近生理女性，仍然還是無法真正以女性身分融入現實社會中男女共處的社交場合，甚至開始質疑自己好不容易已經建立的性別認同。

Wendy 前往職業介紹所尋找工作機會，可見她在經濟上已經陷入困境。原本與女性職業介紹員相談甚歡，卻因為對方要求她出示「出生證明」而被迫放棄。如同 Green (2010) 指出，英國在

1975 年制訂性別歧視法案；並在 1994 年修正成為就業保護法，保障變性者的工作權 (pp. 153-154)，更在 2004 年實施性別承認法案，允許變性者變更出生證明的性別登記 (p. 156)。然而身處 1960 年代的她尚未進行變性手術，也沒有任何法案根據得到應有的就業保護，甚至變更出生證明的性別登記，使得她根本無法得到任何工作機會。因此男變女變性者現身時面臨的第十四個難題，就是她們在尚未經過變性手術並變更出生證明的性別登記之前，幾乎完全無法得到工作機會。因為沒有辦法提供與社會性別表現相符的出生證明，所以她們被迫喪失工作權。

無法提供出生證明而喪失工作機會的 Wendy，在回到房間剃完腳毛之後，使用繃帶綁住自己的臀部與性器官。如同 Lurkhur (2010) 援引 Benjamin (1966) 對男變女變性者的主要診斷是希望移除睪丸與陰莖，因為性器官讓她們覺得噁心 (pp. 225-226)，所以明確地拒絕出生的身體 (p. 226)。她極端厭惡自己原生男性身體的生理性徵，它們是醫師判定為男性而登記出生證明的根據。這是男變女變性者現身時面臨的第十五個難題，就是想盡辦法試圖遮蓋與掩飾原生男性身體的生理性徵，因為讓她們感到噁心與極端厭惡的睪丸與陰莖，就是在醫療實踐上以第一性徵決定她們性別的關鍵元素。男變女變性者透過近乎「自虐」的行為對待自己的性器官，顯示她們明確地拒絕出生的身體。

Wendy 拜訪姐姐，卻還是被稱呼本名並遭到穿著風格的批評，相當反彈的她重申自己現在的姓名。姐姐擔心她會被殺害，她卻回答：「我已經被殺害了。」如同 Erich, et al. (2008) 指出，變性者經常面臨被殺害的危險 (p. 421)。只是她的「我已經被殺害了」並不是指稱可能遭到殺害的危險而已，更是強調她在現實社會裡早就已經被異性戀父權體制的二元對立性別意識型態殺害。姐姐要求她卸下所有女性服飾裝扮，並表示會被人家認為是羞恥的，她不以為意地承認這個事實。姐姐又要求她必須去看醫師希望得到矯正，然而其實她是下定決心進行變性手術。在爭辯媽媽如果還活著的話不曉得會怎樣看待這件事時，她說：「我是不是真正的男人，跟媽媽沒有任何關係，只有跟我有關。它是一個與承認有關的問題。」她的說法似乎推翻前述的論證，然而卻也更直接地強調目前醫療機構無法找到男變女變性者的成因。如同 Lurkhur (2010) 援引 Prosser (1998) 的觀點指出，絕大多數的變性者從痛苦與困惑轉變為自我發現，並最終以變性手術的形式解決困擾 (p. 225)。因此男變女變性者現身時面臨的第十六個難題，就是當她們歷經現實社會各種充滿歧視的遭遇，而家庭成員還是無法接受她們的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時，那麼她們唯一的選擇只有透過變性手術解決長久以來的困擾，試圖達成自己身心一致的平衡。

她跟女房東與房客們在野溪玩耍，Frank 穿著泳褲而其他女性都是以比基尼或連身泳衣展現身材，只有她盡量掩飾可能暴露原生男性身體性徵的疑慮閱讀著《第二性》。Frank 想要拖她一起下水游泳卻遭到女房東制止，並被逃跑的她大聲地拒絕。承認無法瞭解她的 Frank 回到女房東身旁，而後者則是讚美「她很完美，也很有魅力。」在生理女性眼中「很完美」、「也很有魅力」的她，回到房間再次徹底地精神崩潰。她大聲地狂罵：「妳他媽的以為自己在做什麼？妳以男人身分長大，

妳必須停止。妳太超過了，妳以為可以騙過所有的人。妳以為自己很漂亮，但是妳只不過是一個被製造成粘合產品（sticking product）的形式而已。」她跪下來大聲地啜泣：「天使，妓女。我只能說妳就是一個妓女。妳不適合當某些女人，也不適合當某些愚笨的妓女。」

從情節上下文來看，其實這兩個段落是男變女變性者現身時面臨第十三個難題的重複敘事，然而卻特別強調身體是對於她們試圖融入現實社會最主要的障礙。因此男變女變性者現身時面臨的第十七個難題，就是她們無法以尚未經過變性手術的男性身體，輕鬆自在地在男女共處的社交場合中裸露，因為身體性徵決定二元對立的性別類屬，越軌者必定會帶來極度的恐慌，並真正質疑自己好不容易已經建立的性別認同。最終她再次拜訪姐姐想要借錢卻遭到拒絕，她向姐姐說：「並不是我的精神出了問題，而是我的身體。我沒有做錯任何事。我不是一個年輕的女孩想要變成男孩。我沒有傷害過任何人，我只是想要當我自己（I just want to be what I am.）。」她與姐姐的爭論不僅清楚地點出這部電影的敘事母題「我就是我」，而且也是男變女變性者現身時面臨第十六個難題的重複敘事，並與第十七個難題緊密地連結，再次強調男變女變性者唯一的選擇只有透過變性手術解決長久以來身心不一致的困擾。

雖然 Wendy 終於來到變性旅程的最後目的地，就是要將變性慾望付諸實現，但是因為經濟拮据無法籌措變性手術的足夠經費。她尋求男性整型外科醫師的幫助，然而這個醫師以相當嚴苛的醫療標準審查變性手術的可能性。他首先詢問她即使是男人卻「覺得」自己是女人，她很開心地表示自己的身體「感覺」像是女人。醫師又問她是否一直都「喜歡」當女人，她則是回答已經「半年」以「女性身分」生活。如同 Stewart and Harmer（1995）認為，她將困在「錯誤」生理性別身體中的感覺，藉由易裝以真正認同的女性在現實社會行動並納入性別角色，一直到進行變性手術為止（p. 256）。因此整型外科醫師的仔細提問與 Wendy 的準確回答，幾乎已經確認她通過初步審查。

接著醫師要求她脫掉衣服，即使覺得不太舒服卻也必須聽從指示。此時醫師正在描繪一個短髮女性頭部的肖像，顯示他對女性應有模樣的想像。醫師拿著儀器要她遮住完全裸體的性器官，並非非常仔細地端詳她的身體構造。然後要求她換穿病服走路給他看，目的在於觀察她的舉止儀態是否接近原生女性。雖然提出抗議，但是醫師卻表示只要她願意配合就可以提供所有協助。如同 Shepherdson（2006）在提及變性評估時援引 Millot（1983）的說法強調，這個醫師是按照最強化的性別刻板印象標準針對她進行初步面試。為要證明她的認同是否真正「符合」相關科別醫師衡量角色整合與女性氣質相符的程度，決定進行變性手術的可能性（p. 96）。

醫師轉而詢問 Wendy 的性傾向，她否認跟女人發生過性關係，然而卻在遲疑之後突然表示曾經跟一個男人發生性關係，只是本片並沒有安排這個生命事件。如同 Lurkhour（2010）援引 Prosser（1998）的觀點指出，為要得到變性手術的資格，變性者必須「編輯」病史以符合醫師的期望，如果無法遵守這個模式通常會被拒絕進行手術（p. 225）。而他也認為這個模式源自於 Benjamin（1966）

的診斷，男變女變性者唯一被承認的情慾形式就是她們必須成為異性戀女人 (p. 227)。因此她似乎在編輯病史證明自己是異性戀者，並希望盡快地得到進行變性手術的許可。而這個醫師則是想要確認她是異性戀者，避免落入同性戀者的爭議，以便符合異性戀父權體制性規範的要求。使得男變女變性者現身時面臨的第十八個難題，就是她們必須通過醫療機構重重關卡的各種考驗，無論是錯誤身體的心理感覺、女性身分的真實生活經驗、變性評估的衡量測試、接近原生女性的外表長相與女性氣質、編輯病史與承認異性戀性傾向，都必須完全符合異性戀父權體制性規範與性別類屬的嚴苛要求，才有可能取得進行變性手術的資格，真正達成自己身心一致的性別認同。

當 Wendy 似乎已經通過醫師的嚴苛標準審查之後，她被高達幾千英鎊昂貴的變性手術費用嚇到。醫師回答她在身體上具有進行變性手術的可能性，然而必須接受為期「一年」的心理治療，遭到她的嚴厲拒絕。只是醫師卻強調「以法律的詞彙來說，妳出生時是男性，我懷疑真正的女人生的女人，妳不太可能成為她們的一員。」而要求她「謹慎地想清楚」再進行評估。除了希望得到精神科醫師的確認之外，他更表示「這就好像是做生意一樣」，使得滿懷希望的 Wendy 墜入無底深淵。嚴格說來，這個醫師為要避免誤判確實盡到審慎評估的責任，只是他透過昂貴的變性手術費用、倚賴精神科醫師的心理鑑定、法律根據醫學以性器官的確定定義所謂的男女，甚至將變性手術比喻成一種生意，都讓她無路可走並衍生出變性手術前後一連串複雜糾葛的倫理關係，因此成為男變女變性者現身時面臨的第十九個難題。

Wendy 回到房間時聲軌出現她的內心獨白：「看著這麼多女性衣服，妳必須停止再購買。因為它們已經超過妳的需要。」聲軌也插入醫師的空音重複強調她不太可能成為法律上認定的女人，並剪進「問題是一個正常的男人怎麼被接受為一個正常的女人？『它是不可逆的』。」這段一針見血並透過省略剪輯處理手法處理的話，讓她自言自語：「是的，男孩『是不可逆的』。現在，是另外一個人。有一天妳醒來時，妳會發現自己還是一個男人，然後妳發瘋了。他們從妳身上拿掉那個東西。妳還在意留在這個地方嗎？到了最後，我仍然處在女人與男人的分界線上。」因此男變女變性者現身時面臨的第二十個難題，就是身處異性戀父權體制二元對立性別意識型態的她們，無論是否已經完成變性手術，還是終其一生要面對是男是女、非男非女、不男不女的無解困境。即使最終她們選擇當女生還是無法被現實社會接受，因為透過「不可逆的」性別轉變釋放男變女變性者的變性慾望，卻讓身心不一致的性別認同永遠不斷地游移流動。

似乎已經想通並放棄變性手術的 Wendy 開始收拾行李準備離開，她拿起媽媽的照片看著微笑。突然 Frank 闖進房間並生氣地要求她留下，他強吻 Wendy 而後者也順服地回應，只是她卻推開並強調「不要愛我」，Frank 暴怒地毆打她的肚子，讓她痛到仆倒在地並留著眼淚痛苦地呻吟。接著她拿起地上的玻璃碎片用布包紮起來，鮮血直流地自殘性器官而痛到暈了過去。如同 Erich, et al. (2008) 指出，變性者經常擁有自殺念頭 (p. 421)。她藉由自殘性器官自殺而不想再活在這個

世界上，因為已經完全否認自己的生存意義。雖然 Frank 真的非常喜歡她，但是她無法讓前者知道自己是生理男性的事實真相。因為男變女變性者對於異性戀男性追求時採取的普遍策略，就是她們根本不能預測一旦對方知道事實真相之後的反應，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內心煎熬地隱藏真正的身分，「不要愛我」使得男變女變性者永遠缺乏追求愛情的勇氣，甚至還被對方誤會是在拒絕他，因此成為男變女變性者現身時面臨的第二十一個難題。

同時，這種自殘性器官的行為也是絕大多數男變女變性者都可能經歷過；或是曾經想要這樣做的生命事件。已經被醫師逼上死路的 Wendy，在無法透過變性手術轉變成為女性與 Frank 相愛時，她唯一的選擇就是自殘性器官，移除這個帶給她承受這麼多苦難的無用東西。如同 Lurkhour (2010) 援引 Benjamin (1966) 對男變女變性者的診斷是她們希望移除睪丸與陰莖，因為對自己的性器官感到得噁心 (pp. 225-226)。而他更提到 Benjamin 認為，變性者對自己出生的性器官感到厭惡的判準，是醫療機構嘗試進行變性手術的一部分 (p. 227)。因此男變女變性者現身時面臨的第二十二個難題，就是在無法通過嚴苛標準的變性手術審查時，原本已經恨惡自己男性身體的她們，自殘性器官試圖擺脫它帶來的痛苦煎熬，甚至以為這樣做就能夠直接變成女性。無論如何，自殘性器官是男變女變性者相當重要的生命事件，更是變性旅程的關鍵點或是轉捩點，當然也有可能是終點。

Wendy 躺在病床上慢慢地清醒過來，原本誇張的寶藍色眼影已經消失。醫師認為恢復狀況似乎不錯，並表示即將進行變性手術，她摸著自己的胸部說：「是的，小姐。」充滿篤定平靜、快樂愉悅表情的她，或許根本沒有想到透過激烈的自殘性器官手段，竟然能夠完全顛覆與推翻異性戀父權體制醫療機構的嚴苛標準審查，以及二元對立性別意識型態的性規範與性別類屬。更為嘲弄與諷刺的是，法律根據醫師以性器官判定非男即女的生理性別，而無法在二元對立之外做出第三種選擇，使得已經喪失男性性器官的她自然而然地被轉變成為女性。已經痊癒的她原本誇張的寶藍色眼影已經消失，顯示她已經真正變成女性。她拿出印有自己名字的英國護照，真正開心地笑了。這是她「終其一生」最後得到官方承認的女性身分，現在的她終於是身心一致完整的人。坐在高背椅上看著媽媽的照片時，她笑著對媽媽說：「我總是記得我喜歡自己是一個女孩。」雖然她身處的 1960 年代根本不可能得到官方承認的女性身分而純粹是一種虛構的想像，但是本片卻對男變女變性者提供值得期待的盼望。透過開放式的結局顯示完全離開原本社交圈的她動向未知，然而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她已經以變性手術之後擁有女性身體生理性徵，穿著符合社會性別表現的女性服飾裝扮，並透過官方認證許可的女性身分展開重生的生活。



肆、結語

本文以目前有關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的理論概念與實證研究成果作為論述基礎，運用文本分析方法解讀與詮釋英國電影史上第一部男變女變性者電影《我就是我》。本文認為，這部電影在 1970 年代早期資訊匱乏的時代裡，就已經「預見」男變女變性者現身前後試圖融入現實社會必須面臨的各種難題。嘗試回答本片如何在故事情節裡描繪男變女變性者的生命事件與變性旅程，並細膩地貼近男變女變性者的真實經驗？而電影在文本再現過程中又是如何講述男變女變性者的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同時明確提出男變女變性者遭遇的各種難題？作為再現機制的電影藉由這些難題編織組織文本肌理，並發展出本身的敘事形式。

研究結果顯示，《我就是我》整個敘事形式自始至終都是以 Wendy 遭遇的各種難題，處理男變女變性者的生命事件與變性旅程，並再現其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本文發現《我就是我》建立二十二個難題，並以它們為基礎推展故事情節，形成男變女變性者電影敘事的特殊性，茲將這些難題歸納整理成為表 1。

表 1 《我就是我》男變女變性者現身前後面臨的難題

難題一	尚未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讓她們在工作的公共領域與家庭的私人領域中，都必須隱藏自己的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因此無法輕鬆自在地表現真實的自我。
難題二	尚未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必須隱藏自己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在社交場合中只能詭異地閃躲在女性文化場域；並自知之明地拒絕融入男性文化場域。
難題三	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試圖在私人領域中公開隱藏已久的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時，必定引起家庭成員震驚並拒絕接受，也完全無法被他們瞭解與支持，因此喪失自我尊重與生活滿意。
難題四	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再也無法忍受身體與心理感覺不一致的煎熬與痛苦，希望透過手術達成性別轉變的變性慾望，以符合自己真正的性別認同。然而這種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是所謂的「正常」人永遠都無法瞭解與接受，特別是看著她們長大成人、朝夕相處的家庭成員，更是難以想像這種突如其來的改變。
難題五	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擁有男性身體並認同母親的女性位置，然而卻被異性戀父權體制拒絕與接受，導致她們終其一生都要與這個頑固僵化的二元對立性別意識型態奮戰到底。

難題六	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由於從來沒有女性生活經驗，因此必須透過自己的體會而重新學習心理認同的另一個性別的社會性別表現，即使這種陌生感未來會因為日益熟練而顯得更為自然。
難題七	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想要以女性身分融入現實社會之際，由於無法提出有效的性別證明文件，因此必須不斷地隱藏原本生理男性的事實，無法在公共領域裡輕鬆自在地像一個真正的人那樣生活。
難題八	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想盡辦法隱藏原生男性身體生理性徵的主要破綻，並透過服飾裝扮的更換讓自己的社會性別表現接近生理女性的模樣，而這些都是相當高難度的技巧。
難題九	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即使想盡辦法隱藏原生男性身體生理性徵的主要破綻，並透過服飾裝扮的更換讓自己的社會性別表現接近生理女性的模樣，然而她們的低沉的嗓音卻隨時隨地都在提醒自己與別人，她們並不是真正的女性，而是不折不扣的男人。
難題十	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必須在視覺上讓自己的社會性別表現接近生理女性的模樣，並在聽覺上盡可能地保持沉默，使得別人無法辨認她的原生性別，才有輕鬆自在使用女性洗手間的機會。然而一旦她們的原生性別被別人知道，那麼幾乎還是會被拒絕，這是一個相當殘酷無情的事實。
難題十一	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必須想盡辦法隱藏身分證明，並為自己編輯新的生命事件，使得矇騙成為她們融入現實社會的生存策略，期待不著痕跡地被別人認為是真正的女性。
難題十二	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必須想盡辦法讓自己的服飾裝扮與言行舉止和生理女性的社會性別表現相符，並在與生理女性建立親密友誼時具有充分掌握女性話題的能力。然而她們卻還是隨時隨地都生活在可能暴露男性身分的恐懼不安中，完全無法真正表現真實自我。
難題十三	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無論服飾裝扮與言行舉止如何地接近生理女性，仍然還是無法真正以女性身分融入現實社會男女共處的社交場合，甚至開始質疑自己好不容易已經建立的性別認同。
難題十四	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在尚未經過變性手術並變更出生證明的性別登記之前，幾乎

	<p>完全無法得到工作機會。因為沒有辦法提供與社會性別表現相符的出生證明，所以她們被迫喪失工作權。</p>
難題十五	<p>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想盡辦法試圖遮蓋與掩飾原生男性身體的生理性徵，因為讓她們感到噁心與極端厭惡的睪丸與陰莖，就是在醫療實踐上以第一性徵決定她們性別的關鍵元素。男變女變性者透過近乎「自虐」的行為對待自己的性器官，顯示她們明確地拒絕出生的身體。</p>
難題十六	<p>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在歷經現實社會各種充滿歧視的遭遇，而家庭成員還是無法接受她們的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時，那麼她們唯一的選擇只有透過變性手術解決長久以來的困擾，試圖達成自己身心一致的平衡。</p>
難題十七	<p>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無法以尚未經過變性手術的男性身體，輕鬆自在地在男女共處的社交場合中裸露，因為身體性徵決定二元對立的性別類屬，越軌者必定會帶來極度的恐慌，並真正質疑自己好不容易已經建立的性別認同。</p>
難題十八	<p>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必須通過醫療機構重重關卡的各種考驗，無論是錯誤身體的心理感覺、女性身分的真實生活經驗、變性評估的衡量測試、接近原生女性的外表長相與女性氣質、編輯病史與承認異性戀傾向，都必須完全符合異性戀父權體制性規範與性別類屬的嚴苛要求，才有可能取得進行變性手術的資格，真正達成自己身心一致的性別認同。</p>
難題十九	<p>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必須籌備昂貴的變性手術費用、倚賴精神科醫師的心理鑑定、接受法律根據醫學以性器官的確認定義所謂的男女，甚至承認變性手術是一種生意，使得她們無路可走並衍生出變性手術前後一連串複雜糾葛的倫理關係。</p>
難題二十	<p>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身處異性戀父權體制二元對立性別意識型態，無論是否已經完成變性手術，還是終其一生要面對是男是女、非男非女、不男不女的無解困境。即使最終她們選擇當女生還是無法被現實社會接受，因為透過「不可逆的」性別轉變釋放男變女變性者的變性慾望，卻讓身心不一致的性別認同永遠不斷地游移流動。</p>
難題二十一	<p>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對於異性戀男性追求時採取的普遍策略，就是她們根本不能預測一旦對方知道事實真相之後的反應，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內心煎熬地隱藏真正的身分，「不要愛我」使得男變女變性者永遠缺乏追求愛情的勇氣，甚至還被對</p>

方誤會是在拒絕他。

難題二十二

現身的男變女變性者在無法通過嚴苛標準的變性手術審查時，原本已經恨惡自己男性身體的她們，自殘性器官試圖擺脫它帶來的痛苦煎熬，甚至以為這樣做就能夠直接變成女性。無論如何，自殘性器官是男變女變性者相當重要的生命事件，更是變性旅程的關鍵點或是轉捩點，當然也有可能是終點。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發現整理

本文使用的某些參考文獻具有援引過去學者關鍵性論點的情形，這並不是表示沒有閱讀過原典，而是希望以較新的參考文獻提出的論證合併原本的觀點，進行文本分析的解讀與詮釋。改編自小說的英國電影史上第一部男變女變性者劇情片，即使已經相當貼近她們的現實生活，然而卻還是具有相當程度的幻想成份與色彩。像是我們無法瞭解突然現身的 Wendy 從小到大究竟如何透過女性服飾裝扮的更換，藉以固著性別認同與釋放變性慾望。而她完全沒有服用女性荷爾蒙與進行美聲手術，就能夠透過女性服飾裝扮的更換直接地跨越成為女性。除非天賦異稟，否則她在視覺與聽覺上成功通過轉變過程，其實有違常理。甚至缺乏女性生活經驗的她，只有在準備現身於公共領域之前，藉由極短時間內服飾裝扮的練習與言行舉止的模仿便具有說服力，確實啟人疑竇。

雖然擁有這些幻想成份與色彩，但是卻也顯示男變女變性者電影敘事的特殊性。在那麼久遠的年代裡，這部電影已經藉由男變女變性者現身前後面臨的難題，至今仍然啟發閃躲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的她們確認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並鼓勵男變女變性者勇敢地重新選擇邁向真正的人生。更重要的是，本片描繪的所有難題不僅細膩地貼近男變女變性者的現實生活並深具原創性，而且它們日後也都成為學術研究的相關議題。



參考文獻

- Benjamin, H. (1966). *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 New York: Julian Press.
- Berry, P. E., et al. (2003). Discrimination in the workplace: The firing of a transsexual. *Journal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8(23), 225-239.
- Brown, G. (1966). *I want what i wan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Coolhart, D., et al. (2008). Recommending transsexual clients for gender transition: A therapeutic tool for assessing readiness. *Journal of GLBT Family Studies*, 4(3), 301-323.
- Erich, S., et al. (2008).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correlations with transsexual well-being. *Journal of GLBT Family Studies*, 4(4), 419-432.
- Green, R. (2010). Transsexual legal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Employment, medical treatment, and civil statu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9, 153-160.
- Lev, A. I. (2004). *Transgender emergence: Therapeutic guidelines for working with gender-variant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London: Routledge.
- Lurkhar, K. A. (2010). Medieval silence and modern transsexuality. *Studies in Gender and Sexuality*, 11, 220-238.
- Millot, C. (1983). *Horsexe: Essay on transsexuality*. (K. Hylton, Trans.). Brooklyn, NY: Autonomedia.
- Neumann, K., et al. (2002). Operative voice pitch raising in male-to-female transsexuals. *European Journal of Plastic Surgery*, 25, 209-214.
- Prosser, J. (1998). *Second skins: The body narratives of transsexu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hepherdson, C. (2006). The role of gender and the imperative of *sex*. In Susan Stryker and Stephen Whittle (Eds.),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pp. 94-102). New York: Routledge.
- Stewart, W. and Harmer, E. (1995). *Cassell's queer companion: A dictionary of lesbian and gay life and culture*. New York: Cassell.
- Stoller, R. (1968). *Sex and gend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New York, NY: Science House.



Transsexual Film *I Want What I Want*: MTF's Gender Identity and Transsexualism

Ting-Huei Chao*

Abstract

Adapted from the novel *I Want What I Want* was the first male-to-female transsexual film in British film history. This article uses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results on gender identity and transsexualism as the bases of the arguments, using text analysis to read and interpret.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in the early era of lack of information, this film had already "foreseen" the various problems that male-to-female transsexuals must face before and after their emergences in trying to integrate into the real society. As a reproduction apparatus, the film depicts the life events and transsexual trip of male-to-female transsexual, delicately closes to their real experiences, tells gender identity and transsexualism, and clearly proposes the various problems they encounter to weave the texture of the text.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I Want What I Want* establishes 22 difficult problems, and uses them as the bases to promote the storyline, form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narrative of the male-to-female transsexual film.

Keywords: transsexual film, *i want what i want*, Mtf, gender identity, transsexualism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rt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變性者電影《我就是我》：男變女的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

